

當前美蘇軍備競賽的態勢

紀清寅

一 美蘇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成效

最近幾年來，美蘇雙方進行幾度高階層會議，不僅簽訂了一連串合作友好條約，同意雙方以貿易與商業來鞏固新的友好關係，而且其中最顯著和本的，是雙方承認不使用核子戰爭作為理性的國家政策，誠然表面上似乎真正在實現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所主張的口號「以談判代替對抗」，「以和平接替戰爭」和蘇魯布里茲涅夫所倡導的「不同制度國家的和平共存」。一般大多認為美、蘇多年來的冷戰業已根本解除，美蘇間歧見與衝突也似乎逐漸化解與和緩，很有可能彼此互相蓄意攻擊，今後保持和緩的局面，是一個絕對的好現象。

然而這兩個超級強國並未因「和解」而終止發展他們的軍備武力，反而雙方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緩和期間，却從未間斷在軍備上作龐大的投資，雙方也似乎有意暗中加緊發展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議中沒有明確禁止的每一種戰略武器計劃。

例如參議院就斯勒辛格出任國防部長的提名進行聆訊時，斯氏在證詞中曾表示過：「認為短期內，不可能削減美國的軍事預算，除非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時達成進一步的限制協定」，他明顯希望主持三叉戟潛艇系統和B-1型轟炸機這類新武器的龐大發展計劃。他說：「美國國防部的需要，一定要以「我們敵人的能力而非國際關係的氣氛為根據」，他堅持蘇俄的軍備能力仍然在上升中。」

這種軍事上不斷被迫步調一致的形勢，是繼續軍備競賽的明顯解釋。正如前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蘇俄正在加強其每一種主要項目的軍力，包括美國傳統上佔有很大優勢的武器。蘇俄現時在世界

當前美蘇軍備競賽的態勢

許多戰略地區建立軍事勢力……在一個國際關係逐漸和緩的期間，很容易給一種假的安全感欺哄……在這樣一個不安定期時，我們除了對目前與蘇俄和中共的緩和趨勢，並不一定有持久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別無其他選擇……我們現時一定不要忽視勢力均衡中的基本變化……」。

如果美國和蘇俄真正決定不用核子武器互相攻擊，如果雙方真正瞭解在一場核子戰爭中，沒有一方可能獲勝，大家都註定失敗毀滅；一般人仍然奇怪，為什麼他們仍然繼續爭取這類武器的衝勁還是那麼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維持核子均勢的關係比實際核子戰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國際政治中軍事力量相當的角色，有點像國際經濟中的黃金。每一次交易中，大家都知其存在，但其實際應用的機會相當微小；正如一個國家的黃金供應可能藏在像美國諾克斯堡這樣的一個貯藏庫裏，在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力量時，這些儲備黃金就表現出有些神祕的功用。因此在和其他國家作政治競爭中，軍事力量可能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力量。簡而言之，武器和軍力的累積，與其說是為了戰爭中的實際應用，倒不如說是為了提供一種類似通用貨幣的東西，各國可據此粗略衡量他們在保衛和達成某些基本需要和慾望的能力。

因此，美蘇可能真正有意避免戰爭，而這樣作可能很成功，但他們的一切關係中，仍將重視他們的軍事關係。尼克森總統曾用以下的講話指出美國軍力中這種較大角色的某些次元：「軍事的足夠從來沒有永久的保證，維持安全須要繼續不斷的努力……總有一個無可削減的最低限度，再低就難免危及我們的外交，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基礎……在一個動盪和變遷的世界中，我們的力量是一種主要的穩定成份，我們的朋友依靠這種力量；我們的敵人尊重這種力量，這是支持我們外交的骨架，為增進國際間瞭解而設計，同時可減少戰爭的冒險」。

二 蘇俄所提新協定草案

當尼克森總統正在計劃第二次訪蘇，以增進所謂「和解」的同時，美蘇間一項新的軍備競賽，又開始白熱化起來。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用很謹慎的字眼表示：「假如蘇俄堅持要在一連串新的力量方面領先我們，我們被迫也祇有和他們較量一下」。

目前所有的事實證據，都在表示蘇俄是企圖搶在前頭，以獲得戰略上的優勢，而美國也決不含糊，早已經準備好要應付這場新的挑戰。以、阿第四次戰爭期間，美蘇雙方由於利害關係，立場的衝突與對立，竟然採取與和解背道而馳的策略，幾乎導致美、蘇的正面介入戰場，而發生武力對抗，甚至挑起核子大戰，即是一實例。第四次以、阿戰爭不僅使美、蘇的「和解」政策蒙上陰影，同時也更使美國確切瞭解蘇俄「和平共存」的張本，而有所警惕，對美、蘇今後言和的前途，不無留下深刻無法泯滅的痕跡。

蘇俄所提出的一項新協定草案，照理說應該是限制攻擊性戰略武器的競爭，然而它的內容却是：「蘇俄要永久性地鞏固它的飛彈實力，在數字上超過美國」，「要禁止美國把新武器投入戰鬥行列，如三叉戟潛艇等，但蘇俄方面的却不在其限內」，「要美國放棄它在蘇格蘭和西班牙的潛艇基地，從歐洲撤走所有可以飛達蘇境的飛機，並關閉那些基地」，「禁止美國採用所謂空氣動力飛彈——一種均衡炸彈，使美國戰略轟炸機無有用武之地」。在美國妥協了以上這些條件之後，再談判多彈頭飛彈的控制，而這一型飛彈的控制，也是美國談判的主要目標。

——這些條件所產生的影響，據分析家們說，那將是一項決定性的轉變，而完全對蘇單方有利。

據五角大廈的官員說，莫斯科之所以深具信心，最主要的因素，那是由於蘇俄在核子武器的發展計劃上，有了重大的進展。斯勒辛格形容這項進展是一項「真實而重大的努力」。這項努力是蘇俄最近設置在四種新型的飛彈上，所有這些飛彈都比它們原設計準備換裝的飛彈，更具威力，其中三種，已經被試驗過要用在多彈頭飛彈上，以對付分散的目標。

目前蘇俄擁有飛彈二千三百二十八枚，在數字上超過了美國的一千七百

一十枚而佔了優勢。更進一步的，蘇俄在飛彈威力上，一種所謂「拋重」的發展，也使得在性能上超過了美國。

爲了要制衡蘇俄這兩項優勢，美國也全力以赴，投資於個別核子彈頭的發展，對準蘇俄境內的各個目標，使蘇方的優勢變爲不可能。但是美國在核子彈頭上的優勢，並沒有明白地包含在一九七二年所簽訂的協定裏，因而蘇俄現在成功的試驗了新型的多彈頭飛彈，向美國原估據的優勢挑戰。

誠如斯勒辛格所說：「就我的觀點來看，這種情形是絕不容許發生的」。美國對這種潛在性的蘇俄挑戰，已似乎有兩條路線的戰略正在形成；一者是從送到國會去的一九七五會計年度，總額爲八百五十八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中反映出來。一者是對蘇俄施以壓力，簽署協定，以限制戰略武器的競賽。後者是要蘇俄確信，倘若蘇俄不肯及早簽訂該一協定，而且企圖以戰略優勢來潛在的危及美國，則美國已經準備就緒，不惜再和蘇俄作一場軍備競賽。

這一戰略，據美國官方透露是：「美國是確實準備減少戰略武器，或者停留在目前的水準，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增強戰略武器的水準；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美國所保持戰略武器的水準，是以蘇俄的行動作爲轉移的依據。

三 美國所提談判方案

美國在第二回合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曾向蘇俄提出方案，基本上包括二大特色：（一）一項包括兩個國家所有戰略武器的全般平衡，這項平衡遠甚於目前過渡性的戰略武器限制協議。它將要包括轟炸機以及一切可以投擲核子彈頭的武器在內。蘇俄可能被允許仍然保有在飛彈數字上的領先，但是爲了交換條件，他們也必須接受讓美國在核子彈頭或轟炸機方面領先。（二）對於多目標的核子彈頭，在數量上要作一個限制，可能只適用對陸上基地的限制。美國顯然不會建議這項限制也涵蓋核子潛艇部份，因爲它還不够精確有效地來摧毀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基地。

美國方案的宗旨，是希望能獲得保證，兩大超強誰也不能破壞雙方戰略上的平衡，而且使兩個國家摩拳擦掌準備再來一次軍備競賽的動機減低。

據外交觀察家們說，毫無疑問，蘇俄則依據自己方面的目的，不達到誓

不甘休。而實際上，蘇俄一面和美國推行「和解」的政策，一方面則又暗中重新展開積極的軍備競賽，看來大有可能自取滅亡之路。也正如斯勒辛格一語道破：「至少，蘇俄表現出，他們在「和解」與「增強軍備」之間，並沒有矛盾紛歧的現象」。

斯勒辛格在就任美國國防部長之前，即曾不斷對美當局提出警告說：「削減軍費支銷，是一種「擊敗自己的遊戲」，最後將使蘇俄在表面上，縱使不是真實的，比較美國更強。」

因此，尼克森總統曾要求國會撥給下年度國防預算八百五十八億美元，此外並請求國會批准六十八億美元的長期國防合同，並追加本年度國防支銷六十二億美元。以及購買二十二億美元的彈藥和武器，作為填補中東戰爭期間運往以色列的消耗。

美國之通貨膨脹及軍餉增加，佔下年度國防的支銷竟增加了五十億美元。但預算辯論的核心以及目標作為對莫斯科的警告部份，是五角大廈請求撥款九十四億美元，以供一九七五年度新武器的研究和發展，而本年度已在這方面動用八十億美元。斯勒辛格一向相信：「防止突襲的適當方法是增強研究及發展計劃」。這項預算案，在斯氏監督下編造的第一個請求撥款以開始研究新的飛彈，一種新潛艇，以及可使美國進行一個有限度的核子戰爭的新技術。

蘇俄在核子武器方面是否即將超過美國，還要從以客觀的方法予以衡量。一般的觀察要從三個主要方向去着手：其一是發射器的數量，二者是發射的重量，最後是可供發射彈頭的數目。蘇俄不祇有比美國更多的發射器，而且較大的飛彈——發射的重量多百分之二〇。不過美國的飛彈有幾乎兩倍的彈頭。因此正如哈佛教授陶湜所說：「如果你是一隻（美國）鷹，你辯論發射重量，如果你是一隻鴿，你辯論彈頭」。

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勝技術，一枚有三個彈頭及六百基羅噸威力的美國侏儒三型飛彈所能擊中的目標，却要三枚蘇俄SS九型飛彈，每枚有二十五基羅噸的威力才能擊中。

較佳的美國導向系統使美國的彈頭能够在目標的四分之一哩範圍內爆炸。五角大廈相信蘇俄的飛彈祇能擊中距離目標半里的地方。蘇俄是依賴體積以補償他們的較次的電子腦力。

當前美蘇軍備競賽的態勢

四 美國應付蘇俄軍備發展的形勢

尼克森在第一期協定，答應給蘇俄在發射器方面數字上的優勢，當時美國錯誤的相信，這協定或許打破蘇俄在飛彈進展方面的動力，因為規定了雙方的攻擊性飛彈的數目，美國祇限有一千零五十四枚陸上基地的洲際彈道飛彈，四十四艘發射飛彈的潛艇及七百一十枚由潛艇發射的彈道飛彈。蘇俄則現有一千六百一十八枚洲際彈道飛彈比目前現有多九十一枚，六十二艘發射飛彈的潛艇及九百五十九枚由潛艇發射的彈道飛彈，這項協定沒有限制可以裝配於每枚飛彈的彈頭數目，也沒有限制轟炸機，短程及中程飛彈，以及可以在戰場使用的戰術核子武器。

因此，當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第一期協定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簽訂，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感覺美蘇之間有比較平等的戰略（核子）。迨至一九七五年，半數美國的陸上基地飛彈將是「多頭獨立再入器」；每一個發射器配有三個獨立目標的彈頭，可以分別擊中預先計劃的目標。

此外，雖然蘇俄有較多的發射飛彈的潛艇，而美國潛艇是較靜的，很難被對方偵察到，許多美國由潛艇發射的飛彈，每枚有十個至十四個彈頭，作為一種進一步的遏阻力量，美國的遠程轟炸機也遠比蘇俄多三倍。

美國認為，蘇俄距離發展多頭獨立再入器，仍然需要五年，斯勒辛格預計蘇俄在一九七六年以前還不會完成此項技術的發展，更重要的也不預期蘇俄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的存貨可以匹敵美國。不過近年來蘇俄在武器研究的努力有快將接近距離的一個跡象。

據赫德遜研究所武器管制專家布倫南指稱：「如果錢袋不再打開，蘇俄在戰略和普通部隊方面將節節領先」。

蘇俄對於它由於軍事研究和發展所用的錢的數目絕對保守秘密，西方對這項數目的估計也多參差不一。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相信，它平均每年約為一百億美元；而美國情報分析家們則認為目前的支銷似乎約為一百六十億至二百億美元；在比較上，美國近年來每年支銷祇有八十億美元。五角大廈研究主任居里說，蘇俄培養頗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以供它的軍事上的使用，雖然不知確實的人數，據一九六〇年估計約有二十二萬五千人，當時

美國有四十萬名。今天，蘇俄已有六十二萬五千名，而美國祇有五十五萬名。斯勒辛格和其他五角大廈設計家們申訴，蘇俄現已使用一種新的由潛艇發射的飛彈，如前面所說過的另有在試驗中的四種新的陸上基地的飛彈。美國刻正設計一種新飛彈以供三叉戟式潛艇使用，但並沒有製造新的越洲彈道飛彈。

不過關於核子統計數字是否有真正的意義，意見亦不一致。據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家雷斯仁說：「在目前，有更多的武器是無關宏旨的，因為最少數目的熱核子武器，也足以造成各國所不能承受的損害」。

然而，核子武器的數量對於美、蘇兩國的人民和政治家心理上的重要作用。哈佛陶渥涅教授解釋說：「因為數目影響世界輿論，也成爲一個現實的辯論基礎，雖然它與世界性武器形式無關。分辨軍事的現實與政治的領悟，有其重要的意義」。

在意義上，真正的危險是使美國人有一個印象，核子能力不平衡而對蘇俄有利，將產生不安全感。赫德遜研究所的布倫南曾補充說：「我們要說服蘇俄接受對戰略部隊合理的限制，否則我們要維持我們的部隊，俾可防止蘇俄佔有優勢，或相信他們是有優勢的」。

那就是在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第二期美國所要提出的，第二期談判從上年（一九七三）三月在日內瓦開始舉行，尋求限制攻擊性核子武器的一個永久性協議，一直到今天，似乎仍然在擱置拖延中。五角大廈及若干相信美國在第一期談判中讓步太多的國會議員，如賈克遜等的壓力下，使尼克森總統堅持要這一協定給這兩國大約相同數目的核子武器。上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據傳，蘇俄提議停止技術的改進，以美國所達致的水平爲止，但堅持要保留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第一期協定所給予他們數字上的優勢。據賈克遜議員推論，「蘇俄的態度，並不會把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協議，看作藉戰略的平等來促成核子穩定，以確保相互間安全的途徑」，正如一位五角大廈戰略家所說：「很清楚的，蘇俄想佔有優勢，然後與我們談判」。

爲使談判順利進行，美國政府想有新武器形式作爲「討價還價的籌碼」，並辯說新武器是更重要的；如果談判失敗，尼克森的預算案，包括十三億美元以繼續加速發射飛彈的「三叉戟型」潛艇的發展。海軍想於一九七八年以「三叉戟型」代替「北極星型」潛艇，並請求撥款五億美元以發展「B一

型轟炸機」。空軍希望迄至一九八〇年，以一百一十億美元，購買二百四十四架這種轟炸機，作爲「B五二型」的繼承者。

此外，空軍請求撥款二千零六十萬美元，以試驗發射八枚「義勇兵」型飛彈，從加蒙大拿射向五千哩外的太平洋，以試驗這類飛彈的可靠性。

五 美國對蘇俄的新戰略觀念

近兩年來，由於蘇俄的戰略武器大有全面超越美國之勢，以及蘇方的氣燄高漲，顯示出莫斯科頭子們從未把一九七二年美、蘇簽署的協定，當作由以戰略均勢爲基礎之核子穩定，以達成相互安全的重要措施，除學術界外，賈克遜參議員的見解已逐漸成爲有關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主流。

較賈克遜表現得更強硬的是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日內瓦談判恢復之前，斯氏即提出「反武力戰略」(Counter force strategy)的構想，並要求放手進行多彈頭，放射後能再控制其攻擊目標的新武器核彈頭 (Marv)。斯氏主張似乎不合於當時尼克森政府的「解凍」潮流，以致激起一些爭論，也形成了第二回合談判恢復前的一場神經舌戰。

據斯勒辛格本人解釋，「反武力戰略」較原來的大舉毀滅戰略更具彈性，其目標限於軍事地區，屬於有限度的局部性核子戰爭。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〇年曾提及過，美國在應付核子攻擊的戰略上，應該有其他選擇，而不必完全以對城市進行報復性攻擊，作爲嚇阻力量的主幹，斯氏的構想，一方面也嚐試在戰略上使最後決策人多一個選擇之餘地。

斯氏的戰略構想是基於一個假定問題，因爲蘇俄核子武力不斷增強，一旦美、蘇發生衝突，蘇俄以部份核子武力攻擊美國的軍事目標區，尤其是義勇兵飛彈基地，而美國鑒於蘇俄仍保有充分餘力攻擊美國城市區，故而不願直接對蘇俄城市區進行大規模反擊，則可以選擇性的對蘇俄軍事地區進行報復。如此美國必須具有摧毀蘇俄武力的能力，以應付蘇俄潛在性的威脅。

這一新戰略構想，基本上和原來的大舉毀滅戰略有相當的差別，但並非完全取代原有戰略部署；實際上，這項新戰略仍然需要大舉毀滅的能力，作爲嚇阻的第二道防線，如果美國不具有對蘇俄城市區進行報復性攻擊能力，則斯氏新戰略構想的嚇阻力量即顯得相當脆弱。

斯勒辛格「反武力戰略」的爭論焦點之一，是美國目前是否具有對蘇俄軍事目標進行摧毀性報復的能力，從飛彈發射器的數量及推送能量着眼的戰略家認為美國實力已遜於蘇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及國防部強硬派的想法，即認定美國與蘇俄之能力已有相對的差距。根據一九七二年美蘇有關戰略攻擊性飛彈發射器臨時協定的規定，在一九七七年協定期滿之前，美國的發射器，包括地面飛彈及潛艇飛彈，將限於一千七百枚以下，而蘇俄則可以增加至二千三百五十九枚。

斯勒辛格的新戰略構想，除涉及實際武力的質與量之外，還涉及更複雜的心理因素，這也是該一戰略較弱的一環。嚇阻政策本來即以武力為後盾，以同歸於盡為威脅，達成恐怖的均衡。這種關係乃建立在彼此瞭解盲動的可能後果，彼此似宜按牌理出牌。尼克森總統認為嚇阻政策建立於準備以千千萬萬人為犧牲的基礎上，不合於美國的價值觀念，應該另尋較具彈性的策略。但斯勒辛格的彈性戰略却可能打破雙方在大舉毀滅戰略下所建立的心理平衡，使一方對他方軍事目標發動突襲的情形變得並非不可想像，也使戰爭變為更可能發生。兩超級強權之間因猜疑對方試圖建立此一奇襲能力，可能使軍備方面的競賽繼續惡化。

據採訪五角大廈的記者表示，認為斯勒辛格的構想，旨在表明他對美、蘇戰略武器基本上應相對等的觀念。他希望藉此警告蘇俄，如果克里姆林宮仍要繼續競爭下去，而不同意節制，則美國仍準備一爭雄長。尼克森總統在致國會咨文中，亦重提過不容美國淪為二級強國的口號，正可作為五角大廈強硬立場的註腳。

美國新任總統福特曾揭曉在外交方面的八項措施，其中一點就是美國將保持強大的國防，以作為求取和平的最確切途徑。

結論

蘇俄在基本上是和美國敵對的，它希望看到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勢力日漸式微，希望看到美國的盟邦拆夥，以及美國支援盟邦的決心減弱乃至消逝。

「以談判代替對抗，以和平代替戰爭」和「不同制度國家的和平共存」對美國人而言，它所代表的是冷戰以及危險緊張局勢的終止，化干戈為玉帛，也

當前美蘇軍備競賽的態勢

是使美國國防和軍費可以裁減的開始。對共黨而言，這只是一句口號，所代表的是，共黨與美國的對峙將繼續推展，作為訴諸除了實際戰爭之外的一種手段。例如美國正從世界各地撤軍，並且慎重考慮裁減駐西歐軍力的時候，蘇俄仍保持其三十一師部隊駐防東歐，繼續掌握對庸國的控制。

此外，克里姆林宮却積極探尋機會，打擊美國以擴展它影響勢力，即如蘇俄與印度簽訂了長期的友好合作條約，經濟貿易協定；助長了阿拉伯半島的顛覆叛亂，並且進一步鼓勵阿拉伯國家對美國進行石油的勒索，竭力圖謀插足塞浦路斯島事件，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實力。

目前蘇俄領導人正在利用美國國內紛擾不穩的情緒，以及美國在外交政策上任何被動的傾向，試圖削減美國一些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國際關係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的地位。蘇俄尋求實現這一目標的努力和積極的程度，遠超過美國任何相同的，尋求減弱或複雜化蘇俄在那些對莫斯科有着政治重要性的地區的地位之行動。

因此蘇俄在西歐的政治和經濟活動，較美國在東歐的活動積極；而蘇俄即在土耳其和伊朗進行的活動，比美國尋求維持或擴展和阿爾及利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之間歇性努力方面，也較為廣泛。

總而言之，要找出蘇俄方面真正有改變過去的侵略擴張赤化世界的方針而走向西方誠心「和解」的途徑，那無異於海底撈針。一位研究蘇俄事務的歐洲政界人士，最近對於蘇俄結束冷戰的戰略發表了下面的說法：「最重要的是，蘇俄深信，歷史終歸會對蘇俄有利的。蘇魯布里茲涅夫認為當機會來臨時，而且對蘇俄的安全不會有危險的時候，蘇俄就應該主動展現一股推動的力量，使歷史朝向有利的方向發展，而不應只是消極的等待歷史的自然展現」。

呂律著

蘇俄經濟研究

實售新台幣二百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